



新浪潮非虚构

胆小人日记

人民文学杂志社 朱零 主编

李娟 阿乙 乔叶 萧相风 叶舟 董夏青青
王手 / 中国当代新锐 一本尽录



重慶大學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新浪潮非虚构

胆小人日记

人民文学杂志社 朱零 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胆小人日记 / 朱零主编. — 重庆 :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624-6822-6

I. ①胆… II. ①朱…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5302号

胆小人日记

人民文学杂志社 朱零主编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李文卫 版式设计:龙珊珊

责任校对:谢 芳 责任印刷: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3 字数:365千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822-6 定价:3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序

《人民文学》主编 施战军

《人民文学》最具活力的版块是“新人”创造的，这家杂志创刊六十多年，关于她的历史的写法会有很多，其中一种可以这样做描述：源源不断的“新人”隆重亮相，络绎不绝的“新人”必成名家。

“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这是茅盾先生在《人民文学》发刊词中格外醒目的一句话。《人民文学》忠实地继承又不无活泛地丰富着这一道统。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为文学新人新作专设栏目，有计划并行之有效地发现和及时推出了一批新生文学力量。其包容性和在青年作者与读者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编辑思路也愈加成熟实在和愈加灵透敏锐。每遇到清新可喜的新锐力作，编者都会在目录前页予以热情贴切的推荐和独具史识的解说。

容纳新风送来的气息，分享青春创造的骄傲。远的不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民文学》从“本期文学新人”到今天的“新浪潮”，新作家新作品推出的效果即是如此，刊物更是因为有这一美好传统的赓续而始终朝气蓬勃。

《人民文学》“新浪潮”栏目原则上编发作者第一次在我刊发表的作品。这三卷，有些已经溢出了刊物的规约，一部分作者已经走入名家行列，从文本质量和作家成长两方面来看，作为图书出版，这也是聪慧的好选择。因为“新浪潮”是带着足够的推涌之力的，汇聚成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大鱼飞出排浪又留恋波涛的姿势。

朱零编好了篇目，嘱我写几句话，我只能听命，盖因所选皆佳构也。以上文字，权当小序，读者诸君自可绕过，直接进入正文。

目录

盖楼记 / 乔 叶 1

羊道·冬牧场 / 李 娟 60

模范青年 / 阿 乙 106

词典：南方工业生活 / 萧相风 158

写照片 / 叶 舟 226

胆小人日记 / 董夏青青 257

温州小店生意经 / 王 手 316



盖楼记/乔 叶

1. 新 区

去年，姐姐的大女儿苗苗考上了郑州轻工职业学院，这么一来，每次回老家，苗苗搭我的顺风车就成了必然。我和姐姐的日常联系也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各自出嫁之后，在姊妹五个中间，我和姐姐相见最少。原因很简单，我们五个里，唯有她现在还生活在乡村。我的乡村生活史在十五年前就已经结束，曾经和其他三个兄弟在县城生活过几年。十年前调到郑州之后，我每次回去的目的地基本也都是县城，不到清明上坟或者农历十月初一给祖宗们“送寒衣”，再或是春节走亲戚，一般不会和姐姐碰面，对姐姐的情况也就所知甚少。兄弟姊妹多，哪能整天想着他们。各有各的活路，平常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没时间去特别关切谁。但是，苗苗在这里，经常见面，终归要叙些家常闲话，对姐姐的细节也就听得越来越多。听着听着，我觉得姐姐似乎是越来越陌生了：姐姐学会了卤鸡腿和卤猪蹄，姐姐从不刷牙，姐姐在绣十字绣，姐姐的小姑子因为信了邪教而住了监狱，姐姐正在给她的孩子做棉衣……

姐姐对我的感觉，应该也是一样。一年多来，每次我碰到姐姐，我们之间亲热是亲热，客套是客套，但也横亘着体积庞大的生疏。我会问她：“黏玉米那么贵为啥不种点儿？”“去磨坊磨面也太啰唆了吧？”她会问我：“听说你有仨电脑，要恁多干啥？”“整天坐飞机不害怕？多费钱。”我的提问，她的回答认真。她的提问，我的回答敷衍。但我并不觉得亏欠。我很清楚：无论认真还是敷衍，这些问答对我们之间的

那道沟壑而言都只是杯水车薪。无论是什么样的语言材料和语言品质，那道沟壑都很难填补。主要原因当然在我。自从当了乡村的叛逃者之后——叛逃者这个词是我最亲爱的记者闺蜜对我们这些乡村底子城市身份的人的统称——我对乡村想要了解的欲望就越来越淡。记者闺蜜对此也有深入潜意识的尖刻评价：只要有路，只要有车，只要有盘缠，只要有体力，所有的叛逃者都只想越逃越远。

对她的评价，我只用沉默应答。

“明儿能回吗？”那天是个周四，姐姐打电话问我。

“什么事？”我问。姐姐没事不打电话，只要打电话肯定是有事，而且八成还是钱的事，一般来说还不会太少。其他三个人虽然在县城，日子却都只是过得去，不如我宽裕，且又都是兄弟，有媳妇管着，不好贴补她。逢到用钱的事，姐姐也只有向我伸手。前两年她翻盖新房，我就贴给她了三万。

“没啥事。”

“说吧。你先电话里说说，让我有个底儿。”

“啥底儿不底儿的。”姐姐笑了，她这么一笑，我心里就有了底儿，“咱姨高血压犯了。这回有点儿重，半边身子都不利落了。你要是得空，就回来看看。”

“咋回事？”

“电话里说不清，见面再说。到底能回不能？”

“回。”我说。正好刚刚换了新车，我得尽快磨合。从郑州到姐姐家是一个小时车程，不远不近，恰恰是好尺寸。我让姐姐给我烙点儿油饼，蒸点儿馒头，再给我收一些土鸡蛋。吃过几回姐姐给的这些乡下吃食之后，我看郑州户口的这些东西就再也不顺眼了。

第二天午饭后，我带着苗苗一起回去。从郑州出发，沿着花园路向北走了二十分钟，然后上了中州大道——也就是一〇五国道，在郑州市区这一段叫中州大道。沿着一〇七国道继续向北，过了黄河大桥，左转进入郑焦晋高速，再走上半个小时，从焦作口下来，就是现代路。现代路再向北大约五公里，就到了焦作市高新区。

焦作古称“山阳”，汉献帝刘协当年被曹丕分封至此，便被称为

“山阳公”。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几乎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像一张软烙饼，越摊越大。焦作也不例外。如果是郑州这样的城市，四周都是平原，那就东西南北随便摊好了。但焦作不行。在整个六县四区的版图里，老市区就像“凸”字的那个山峰，稳稳镶嵌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向北发展山区旅游还行，但摊大城市绝不可能。市区西面紧邻山西，东面紧邻新乡，也都杜绝了摊大的可能性。别无选择，唯有向南，向南，再向南。从市区向南八十余公里，直到黄河岸边，都是焦作的广阔领地。于是决策者们大手一挥，在老市区之南十来里的地方划出了一片高新区，几个位于新区内的村子顿时运交华盖，应声而出，荣耀登场。我的娘家乔庄村和姐姐的婆家张庄村也有幸忝列其中。据说市里很多重要的行政部门都已经在高新区里圈定了一席之地。

高新区最大的横向路是未来路，在现代路和未来路交叉口左转，顺着未来路向西三公里，就是我的娘家乔庄，再往西两公里，就是姐姐的村庄张庄。乔庄和张庄都紧挨着未来路，在路北。未来路原名叫灵泉路。灵泉路的路名来源于灵泉河，灵泉河又得之于灵泉村，这个村在张庄西边大约十里。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儿？说来俗套。相传这个村有一个人养了一条好狗，此狗特别灵异。某年此地大旱，庄稼即将枯死，众人却求雨不得，此狗看众人郁闷，就跑到村东某处用爪子狠挖起来，挖出了一个偌大泉眼，泉水汨汨向东流去，形成了一条河，此狗便成了灵犬，此泉便叫做灵泉。为了纪念此事，村民们便将村名改了。灵泉灵犬虽是皆有，相比之下，灵泉到底更雅致一些，灵泉村因此得名，灵泉河和灵泉路便也随之而生。

乔庄依河，我小时候常和小伙伴去河边玩耍，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清流汨汨，明澈见底，水草丰茂，鱼蟹繁多，我摘金银花，掐薄荷叶，挖甜甜根，盘小泥鳅……那是我小小的童年天堂啊。十七岁那年，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回乡，从教生涯的处子秀是在张庄小学。张庄小学也紧挨着灵泉河。我经常带着孩子们从河里打水清洁教室地面，被河水清洁过的地面自有一种水草的清鲜。也曾经在放学路上被调皮的男生故意挤撞到灵泉河里，湿透了浑身的衣裳——只因他上课时揪前面女生的辫子，被我恶狠狠地体罚过——这十几年前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怎么

就如同一幅中世纪的风景画呢？

车上了未来路，我摇下车窗，放慢车速，仔细慎重起来——否则就会迷路。最近几年，每次去姐姐家，我都会迷路。能不迷吗？馍要一口一口地吃。这是一句豫北乡下的俗话。乡村变新区按说也该如此。但其实不然。这吃馍的口张得巨大，吃的速度也快得让人震惊。头一口就是修路。如果说田野如一张地毯，那么，现在这块地毯已经被路裁剪得横七竖八了——不，七八太少，应该说是横九竖十或是横N竖N。单单一条未来路上岔出来的路口就有多少个啊：神州路，民主路，太行路，世纪路……以后的日子里，还会有多少这样的路名呢？熟悉的陌生人，忽然想起这么一个词组。不，也许把“陌生”和“熟悉”这两个词倒置过来更恰当吧，毕竟曾经是熟悉的，熟悉在先——尽管已经是面目全非，但仔细观看，也还是可以看出过去的影子：灵泉河虽早已销声匿迹，但尚有隐约的凹陷印证着原来的河道。也在未来路边的高新区管委会，显然是昔日的乡政府鸟枪换炮的硕果。原来错车都很困难的灵泉路，即便已经摇身一晃成了未来路，即便有了豪华的六车道，即便它绿化带、慢车道、红绿灯、减速带、警示标语等一应俱全，即便不时有联通、移动和房地产公司的巨大广告牌为它化妆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时尚风范，但它总还是东西向的，总还是要通向乔庄和张庄的，我只需要认准了这一点儿，心里就基本踏实了。何况在那些巨型广告牌的间隙，还不时闪现出一些村庄民居后墙上的乡野广告来为我垫底——“耿村金成响器”“李万李三蒸馍”“范庄高铁锤种猪”等等，地点人物业务内容皆有，四角俱全，且一个字都不浪费，朴素简白到了极点。相比之下，官方的一条安全行驶的警示语几乎就婉转到了《红楼梦》里“覆”和“射”的程度：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开车接打手机，那您以后很可能就不用再交话费了。

路太宽，车太少。即使有意克制速度，也很容易让车跑得像飞起来一样。前面就是乔庄。我把车速放慢，再放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路似乎是一样的路，仔细看却还是有些不一样：路面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我想了想，明白了：这边还没有修建慢车道和绿化带。

我默默地看着自己生活过二十多年的乔庄，没错，就是这里。村

里的街上几乎没有人走动，空空落落，再没有了牛，也没有了马。远远望去，乔庄小学的红旗依然在飘着，飘着——它在村里的二道街上。紧挨着未来路的那排房子倒是有些热闹：有几家在盖房子。我搜寻着记忆深处，想着都是哪些人家的房子：五婶家，七叔家，生产队长家，大队会计家，小学同学秋香家……而在未来路的南侧，与这些人相隔路相望的地方，原本该是春绿秋黄的庄稼地，现在已经成了正在火热施工的楼盘。两家，一家是“忆江南”，还有一家“曼哈顿国际花园”。我不由得微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曼哈顿，当然也好，省了多少昂贵的国际航班机票钱啊。

没有伤感。见得太多了，哪儿还伤感得过来呢？

路面很干净。苗苗告诉我，她一个初中同学辍学后就在这条路上当清洁工，也就是扫扫地、捡捡碎纸和塑料袋什么的，一个月五百块。

很快，姐姐家到了。

2. 高血压

姐姐的房子位于张庄村的最南排，也紧挨着灵泉河，和张庄小学都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还有灵泉河的话，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当然，这种情形想象起来虽然诗意，但住起来恐怕就只是湿意，令人沮丧。在灵泉路尚未拓展成未来路之前，这房子是坐南朝北的阴宅，还把着村边儿，房后还是河，又阴又潮又不安全。要依我们豫北乡下平常的标准，这宅子算是很次的了。好宅子自然是阳宅，坐北朝南，光照充足，且在村心儿里，人住着既踏实舒展，走东串西听音传话也方便。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福藏祸，祸藏福，谁也想不到灵泉河会被填，更没人能想到原来可怜巴巴的灵泉路有一天会变成一条金光大道。两年前，市政的规划图一下来，未来路主道一通，张

庄就要被整体搬迁的传闻一出，有先见之明的姐姐立马便用上了所有的积蓄，又朝我借了三万块钱，把自己的主房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方向，将它翻成了坐北朝南的两层新楼房，一楼自住，二楼出租。后来，她又一点点地在房前空地上加盖起了储藏室、厕所和厨房，最终形成了一个十六米宽六米长的院子。自此，原来那座简陋旧小的阴宅瓦房就连蹦带跳地升级为一栋完美的阳宅楼房。每当走进姐姐家，看到院子里种的各色茵茵青菜，我就不由得想篡改海子的诗句：面朝大路，春暖花开。

姐姐正在大门口等着，看见我的车，脸上的表情顿时生动起来：“怪快呢。”

“咱姨到底是怎么回事？”停好车，我从后备箱里取出点心水果，和姐姐朝姨妈家走去。

“为盖房子。”

“不是盖好了么？还盖什么盖？”我纳闷。

这个姨是我们的三姨妈，我母亲的三妹妹。她也是张庄媳妇，当年就是她做媒把姐姐介绍到了张庄。不过她回来住却是在两年前退休之后，她退休之前的身份是市轧钢厂的后勤科长。她的老宅和姐姐一排，在姐姐家的西边，隔着两户。虽然贵为市民，但她的老宅这些年一直没有丢下。两年前她光荣退休，姨父也患脑溢血去世，她和小儿子两口住在一起，因为性格暴烈没少和小儿媳闹矛盾。后来她便回到了张庄。回村后她做的首要大事就是把老宅“阴阳”转变，盖楼加院，和姐姐的做派一模一样。

“看到乔庄那几家盖房子的没有？”姐姐说。

“看见了。”我说，“咱姨不会是还想盖吧？”

“让你说着了。”姐姐笑了。

“往哪儿盖？”

“就住这院子再往前盖啊。”

“那不是盖到路上了么？”

“到不了。离路还有八九米呢，是绿化带上。”姐姐笑道。

“这怎么行？无法无天。”我没好气地说。本来么，加盖了院子也就罢了，还要再往前加盖房子，这就太过分了。盖院子是平面行

为，盖房子是立体行为，这二者有着本质区别。人可以过分，但不可以太过分。

“要说，也行。”姐姐看着我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反正慢车道和绿化带都还没修。乔庄那边就都盖在了绿化带上。”

“迟早会修。”

“不是迟早，听说眼下立马就会修！”姐姐两眼放光，看着我的脸色，又把光收了收，“所以咱姨才想要盖。这一盖，上头一拆，钱一到手，多好。”

“又是听说？”我道，“听谁说？你当初盖楼的时候不就是听说要拆迁么？都两年了也还没个动静。”

“一码是一码。整体拆迁是大动静，到底慢。这个，肯定快。确实得了准信儿，说这边的绿化带很快就会开始建，只要在绿化带上盖房子，肯定最先得钱。”姐姐笑道，“用现在流行的词说，更给力！”

“那姨妈这病到底是个什么缘由？”

姐姐细细道来，竟是一个齐头故事：乔庄那几家开始盖以后，村里就有人来递信儿，鼓励姨妈和姐姐也盖，姐姐怕事，不敢——就是敢也没有钱，就没有什么举措。姨妈在城里待的年头长了，对村里的事情想得简单，就自顾自地挑头盖了。她刚一有动静，村支书就带着人过来把匠人们的工具给收了。姨妈跳脚跟支书吵了一架，便犯了高血压，躺到床上开始打点滴。

“谁递的信儿？”我对这人很好奇。很明显，他递信儿是次要，撺掇才是主要。要不是他，我姨妈也当不了这个炮灰。

“叫王强。”姐姐说。

“他也在这一排吧？”

“你咋知道？”

我笑：“这不明摆着让你们给人家打前锋么？”

“那你可想岔了。”姐姐说，“人家可不盖。人家只是个好心。”

“为啥？”

“人家说，一来人家哥当着干部，人家不好拆哥的台。二来人家也没钱盖。人家只是顾念着乡里乡亲的情分，来给咱通个信儿。”

“他哥是什么干部？”

“就是支书，叫王永。”

什么什么？我哑然失笑。这事，有意思了。弟弟撺掇人盖房，哥哥带人来拆房，这哥儿俩唱的是哪一出呢？

“这事摸不透呢，所以就和你商量啊，你不是咱的主心骨么。”姐姐甜言蜜语起来，“这房呢，咱姨肯定是想盖。不瞒你说，我也真想盖。这村里的形势呢，是肯定又盖不了。你拿个主意吧，到底咋办？”

“要是盖的话，能盖出多大面积？得多少本钱？按现在的政策能得多少赔款？你有谱吗？”终于，我问。

“太有谱了！院子是十六米宽，六米长，全盖满，还能再往外接盖四米，也就是说，总共十米长，那盖满了就是一百六十平方米，两层就是三百二十平米。三百二十平米啊，按国家新颁布的政策，赔偿要参考周边的商品房价格，现在咱村周边的商品房都到了三千多了。就算咱违法，在国家的土地上盖了房子，可说到底房子是咱盖的呀，国家的赔款就是给咱打个对折，或者再低点儿，一平米也能给个千把来块钱，就能赔三十来万。盖呢，只需要花六七万，完了拆了的材料还是咱自己的……再说本儿，”站在姨妈家门口，姐姐跟我算起了细账，“下地基，石头地基，五千多块，外墙砌成三十七砖，啥是三十七砖？就是三十七公分宽的砖。一个砖二十四公分宽，十二公分厚，三十七宽就是一块平砖加一块立砖，对，这是三十六公分，可还有灰呢。再加一层灰口，也就三十七公分了，所以叫三十七砖。内墙一般都是一层平砖，是二十四公分宽，二十四墙就是这个意思。咱不用二十四砖，用十二砖就中了，就是立着起一层砖。内墙是界墙，不承重。用二十四砖一来太占面积，会少赔钱，二来也费砖，得多花钱。用十二砖的话一反一正能多得一笔。这么算下来，得六万块砖。旧砖两毛一，新砖两毛六分五，咱用旧砖。哪儿来的旧砖？都是南水北调拆迁的家户剩下来的旧砖，有专门倒卖旧砖的，他们一毛六买到，刮一刮，美美容，拉到这里，是两毛一。买砖这一块需要花一万五。第一层得是圈梁再现浇，得一万，第二层用水泥板就中了，得六千。还有水泥，三百六十块钱一吨，得十五吨，也得五六千。钢筋是麻花筋，也就是螺纹钢，十三块一米，得两千

多。另外还得四架大梁——把这院子搭盖成房，不用大梁哪儿中？三根七米四长的，一根四米二长的，得四五千块。还有工价，工价是房价的大份儿呢。找熟人去说，再好的关系，也得六十五块一平方米，将近两万。还有门窗……”

姐姐给出的数字是六万五到七万。

倒真是划算的买卖。六七万的成本，二十四五万的纯利润，确实让人心动。

“让我先打个电话吧。”我沉默片刻，道。

我拨通了一个公务员朋友的手机。此公务员任职于市住建局——全称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合了原来的房管局、建委和城乡规划局等几个单位的行政职能，是个炙手可热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讲是身处易燃易爆单位，需要驾驶消防车上班。这些年来房事是社会第一热点，他又分管城乡建设这一块，就更是热得过火，整天像是在油锅里跳舞。和他认识也是不打不相识：记者闺蜜接到举报从郑州过来找他的茬，因对焦作不熟就命令我陪着。在找茬的两天里，此公务员殷勤有礼，小心相陪，巧舌如簧，倍有诚意，说到为难处几乎声泪俱下，终于让记者闺蜜芳心恻隐，收了个红包将他饶过，此后还替他挡了几桩省城媒体的纠缠，成了关系切近的朋友。这样的事情自然得问他。

我问他了两个问题，一，未来路的绿化带是否真的很快就要开始往乔庄和张庄这边动工？二，在绿化带上盖房子最恶劣会有什么后果？他很爽快地回答我：未来路的绿化带确实马上就会向这边动工。至于最恶劣的后果么，他在电话里嘿嘿一笑：“要看站在哪个立场去说。对盖房子的人来说最恶劣的后果就是一分钱都得不到，赔了夫人又折兵。因为是违章建筑嘛，它本身就不合法嘛，就不能享受合法权益嘛。对政府这边来说最恶劣的后果就是高额赔款——上头逼得紧嘛，老百姓难缠嘛，又怕上访嘛，只好花钱消灾嘛。再说法律上也有漏洞：建筑虽然违章，但是建材却是盖房人的合法财产，所以给予适当补偿也说得过去。”

“那一般来说呢，会有什么后果？”

“因为奉行中庸之道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一般来说，一毛不拔和一步登天这两种极端都不容易实现。”

“一步登天？”我困惑。

“拆迁拆迁，一步登天。你知道有多少人指望着这个脱贫致富么？说出来吓死你。”他呵呵一笑，“最通常的结果是，政府会赔点儿，盖房子的人会赚点儿。互相别太难为，彼此理解万岁。”最后，该公务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现在这事马上就会提到议事日程，最晚一两个月后就会实地拍照量定。要盖房，现在就是最佳时机，不然等量定了就晚了。

“呵——”姐姐抚着胸舒了一口气，“看来人家王强给的信儿是真的。”

我无语。进门看姨妈。姨妈正在床上躺着，看见我，挣扎着要起来。我按住她，寒暄几句便说到房子，姨妈态度很坚定：“盖，一定要盖！为啥不盖？不盖多亏！等过两天好了，我还要盖！”

回到姐姐家，站在院子里，我沉默了很久。姐姐很知趣，只管给我端茶递水，再也不说话。我默默地看着姐姐活络的身影。姐姐比我大八岁，比我长得秀气，也比我心灵手巧，在长辈中非常得宠。可以说，我是听着家里人对她的夸奖长大的，当然，对我的批评是对她夸奖最好的陪衬。

“看看你姐，多讲究！”

“看看你姐，多干净！”

“看看你姐，多聪明！”

因为聪明伶俐，姐姐的学习成绩一向不好——太过聪明伶俐的人，总是不肯老老实实地去下笨工夫。尤其到了高中之后，据说是因为谈了恋爱，她的成绩更是差得厉害，考了两年没有考上，就回家了。因为父母对她的娇宠，回家后的姐姐几乎成了我们乔庄村的一个话题。她很少下地，去地里一般都只是送饭。她也有着农村姑娘很少有的独立闺房，干净芬芳的闺房里有各种城里姑娘才用的化妆品。她从不缺少零花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爸爸妈妈和她说话的时候，都温言款语，生怕吓着了。在婚姻大事上她也比别的农村姑娘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不，简直可以说是绝对的自主权。她心高气傲挑三拣四骄横任性反反复复，甚至惊世骇俗地在半年之内退了两次婚，可都被父母无条件地担待了。

在我们豫北乡下，主动退婚对女方来说是很大的损失，是必须把男方的所有彩礼包括年节时的物品往来都结算清楚的，姐姐退婚两次的结果，是她的衣服格外的多——每次订婚，男方都会给女方买许多衣服。

时年二十五岁的姐姐最终成了乔庄的头号剩女——在乡村，二十五这个高龄早超越“剩斗士”和“必剩客”的段位，足可荣升“齐天大剩”。幸好在这一年，她由三姨妈做媒，嫁给了姐夫。姐夫家条件很差，可以说就物质上而言，什么都没有。后来姐姐告诉我，她之所以喜欢上了姐夫，一来是因为姐夫每天练毛笔字；二来是因为姐夫会弹吉他。对了，她还喜欢姐夫的自来卷儿，洋气。然而事实证明姐夫的毛笔字、吉他和自来卷儿对于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毫无用处，随着孩子们的出生，姐姐不可避免地陷入拮据深处。现在，姐姐三个孩子，苗苗上大学，二女儿上高中，儿子上初中，都是正花钱的时候。姐夫在村里摆个肉摊，一月只能挣千把块钱，日子非常紧巴。如果这一回能赚个二十四五万，他们就等于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最起码四五年内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了。我也去了个接济的负担。老话说得好：长贫难顾啊。

“那就盖吧。”我说。

“中！”姐姐闻声应和，笑容绽放。仿佛我的话是一滴水，她要不赶快接住，水就会掉到地上，覆水难收。但她的笑容马上又收敛了几分，“可是……”

“钱不是问题。”我说。

“有你在，钱当然不是问题。”姐姐笑道，“问题是谁去领头盖。”

“你放心，肯定会有人领这个头。”我说，“你先把王永和王强的情况给我简单说说吧。”

3. 情 况

姐姐说，王永是上一届的村委会主任——俗称村长，这一届才又兼上了支书，成为了“一肩挑”。上届支书姓张。在张庄村，张是第一大姓，占全村人的40%，王是第二大姓，占全村人口的30%，其他杂姓占30%。姐夫姓李，便是杂姓之一。上面为了让村里的政权力量不至于“一头沉”，就平衡掌握着让两个大姓搭着班子轮流坐庄。要么是张书记搭配王村长，要么是王书记搭配张村长。不过因为张姓的势力大，总的来说还是张书记多王书记少。两个大姓的纠葛从没有断过。为了减少村长和支书之间的内耗，这一届选举，高新区对张庄的精神便是“一肩挑”。这个词让两家大姓的竞争更是水深火热。到了什么程度？参选的双方在选举前的几个晚上都派人在村里的每个街口轮流彻夜值班，怕对方去跑票。

为什么这个“一肩挑”这么诱人？“主要还是因为新区建设一直在咱这里买地，咱村有地，有地就有利，有利就有人争。”姐姐说，“无利不起五更！”

选举结果出来，王永当选了村主任，之后又被任命为支书，成了大权在握的“一肩挑”。姐姐说，要说张姓的选民比王姓多，应该占优势。但是，张姓支书在位的时候失了不少人心。

“太贪了。”姐姐说，“大钱小钱都贪，只要能过他的手，都贪。”

“新农村建设，上头让村里修自来水管，让群众去挖，上头给村里的价是二十块钱一米，村里给村民的价是十五块，那五块哪里去了？村里总共挖了一万米，那就是二十万，四分之一的利润，二十万就抠下了五万。谁不会算这账？”

我笑。抠，这个字，姐姐用得真好。

“咱村一进高新区，上头就把咱村的宅基地给卡死了。私人宅基地